

序

2015年10月，本人從澳門奉調回京。四十年外交生涯就此畫上句號。

驀然回首，發現過去十幾年間，我與文化藝術界人士交往頗多，且甚為投緣。他們是一群有學識、有情懷、有擔當的傑出人士，是當今中國文化藝術界中的佼佼者。

一時興起，想對這些朋友一一作個專訪，聽聽他們的人生故事、心路歷程、藝術見解，旨在讓更多人瞭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引發一些有益的思想共鳴。

本人從未當過記者，不諳採訪之道。所謂的“專訪”，其實是一種朋友聊天。好處是沒有拘束，敞開思想。我做了幾十年外交官，還比較善於引導話題，盡可能讓對方談得活一些、深一些。當然，事先也有約定，明確主線和重點。最終文稿均經本人審閱，以確保嚴謹性。

下面我按採訪時間順序依次對每位受訪者談點個人印象。

王明明。北京畫院院長、全國政協常委，還擔任過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等其他公職。他既是一名藝術家，也是一位傑出的管理者。他做事有自己的風格和原則，目標明確，務實高效。我以為，北京畫院能有今天的局面，同他的辦院理念和工作態度直接有關。我同他交往數年，有幾件事印象深刻。一是2013年他率團訪問澳門特別行政區，通過向何厚鏵副主席當面陳詞，促成在澳門舉辦齊白石書畫展。不到一年時間，經過多方努力，由北京畫院收藏的300件齊白石字畫和300枚齊白石印章如期抵澳。展覽歷經數月，中外觀者絡繹不絕，更有大量中小學生前往參觀和臨摹，場景令人感動。二是他親自動手並責成畫院多位藝術家一起為外交部駐澳門公署無償創作了一大批書畫作品，大大提升了公署的對外形象。三是近年來，我們又聯手在北京畫院舉辦了多場對外交流活動。由於他的親力親為，每場活動都辦得有聲有色，精彩紛呈。據我瞭解，王院長對畫院的對外交流還有一系列設想有待推進和實施。相信憑他的執著，一定能在固守傳統和借鑒國際的道路上闖出一片新天地。

盛小雲。蘇州市評彈團副團長、蘇州評彈學校副校長。她還擁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曲協副主席和江蘇省文聯副主席等一大堆頭銜。曾有不少媒體報道過她的事蹟。臺灣地區的報刊媒體形容她為“道地的蘇州美女”，她演唱的蘇州評彈被譽為“中國最美的聲音”，如果再加一句，我想應該是——小雲乃是“當今中國評彈界的一面旗幟”。我們認識不下十年，感覺她一直在為評彈事業日夜奔波，樂此不疲，無怨無悔。堅持上臺演出，堅持籌備活動，堅持打造新書，堅持提携後人。小雲是一個純粹的人，無明星架子，韌勁耐力特別強，無論多難，始終在往前衝。她的

誠意確實也打動了不少人。人們願意用不同的方式支持、扶植評彈藝術，有的完全是衝著她這個人來的。她近期的藝術代表作中篇蘇州彈詞《雷雨》的改編確實很棒，傾注了她和同行們大量的心血，相信這部傑作定會在評彈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蘇州評彈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值得國人倍加尊重和珍惜。我想，評彈界在未來倘若能多培養出幾個新的“盛小雲”，那麼這朵江南奇葩將會開得更加艷麗奪目！

李鳴巖。當今京劇老旦輩分最高、藝術造詣最深的老藝術家。她出身梨園世家，迄今已從藝六十餘載，是名副其實的世紀老藝人。聽她的人生故事，就像翻開一幅波瀾起伏的近代京劇的歷史畫卷，酸甜苦辣盡顯其中。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今天的李鳴巖是幸福的。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摸爬滾打，她的藝術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界。她蒼勁、古樸的唱腔在老旦行當中獨樹一幟，常常贏得滿堂喝彩。作為李多奎先生女徒弟中的大弟子，她已當之無愧地扛起李派藝術大旗，成為李派藝術掌門人。李鳴巖是京劇界為數不多的演教雙佳藝術家。僅入室弟子就有100多人，既有專業的，也有業餘愛好者。李老為人真誠坦蕩，光明磊落，一身正氣。80多歲了，仍不忘初心，心無旁騖地致力於京劇藝術的發揚光大。能唱則唱，能教則教。她在接受我採訪時一再強調想為傳承李派藝術多做些事。她身體健朗，思路敏捷，談吐幽默，性格豁達，對生活和藝術仍充滿熱情。京劇界有幸，還有這樣一位單純的老者、藝術大家作為引路人。

薛偉。國際著名小提琴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從青少年時期就參加多種國際音樂比賽，獲獎無數。25歲成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先後同世界各大著名樂團合作舉辦過上千場

音樂會，並與多家著名唱片公司合作錄製了大量專輯。認識薛偉是因朋友介紹，時間是2005年。當時的他可謂意氣風發，神采飛揚。看了他在中山音樂堂和中央音樂學院的幾場演奏，從此深深喜歡上了小提琴。薛偉是個音樂天才，我特別欣賞他對音樂、對藝術的那種一絲不苟的態度。在音樂方面，他絕對是個完美主義者，總是在不斷探索拷問中試圖更好地詮釋對古典音樂的理解。而這種探索，在薛偉看來，也是永無止境的。他在講座中一直強調對文化背景、時代特徵和作曲家內心世界瞭解的重要性。對於演奏，不管是幾分鐘還是一整場獨奏，態度都是一樣的，決不馬虎。這或許就是大師之所以是大師的原因吧。

陳建中。旅法油畫家。廣東是他的故土，香港是他的跳板，巴黎是他的聖地，而趙無極則是他的伯樂。他的作品鮮艷、明快、唯美，是東方底蘊與西方語彙之完美結合。陳老是個很單純的老畫家，衣著考究，精神矍鑠，談吐不凡。雖然在巴黎生活了近半個世紀，但他骨子裏仍是個傳統的中國人。他深愛著自己的故土（廣東龍川），近年不少作品都是在當地寫生後創作出來的。他畫的牡丹栩栩如生，飽含深情，這只有中國畫家才能做到。陳老為人低調。閒聊中他告訴我，平時吃得很清淡，也不愛社交，一輩子就做兩件事：畫畫，寫生；再畫畫，再寫生。他每年在廣東和巴黎兩地都待一段時間，既有回到祖國的歸屬感，又不脫離巴黎的藝術氣息和氛圍。陳老向來不介入商業運作，一切交給專業團隊打理。這既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自信。畢竟作為畫家，作品才是最有說服力的。

陳幼堅。世界著名設計師。他是中國香港人，也是國際人。說他是香港人，是因為他固守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和理念；說

他是國際人，是因為他把西方文化吃得很透，瞭解東西方文化的契合點在哪兒，進而打造出一系列東西方都認可、欣賞的品牌設計。陳幼堅及其公司能在國際上拿到數百個設計大獎，這可不是件小事。華人建築界裏，我們知道貝聿銘大師，但平面設計界，國際公認的華人大師恐怕非陳幼堅莫屬。同陳先生交往，有幾個沒想到。首先是居然會接手我們公署一個小小的茶室項目，而且那麼用心，那麼投入。看似信手拈來，實際付出多多。二是他是個很好打交道的人。待人接物都很自然，隨和，平易近人。他身上的優雅是真優雅，是個人修為和歲月沈澱造就的。三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深懷敬畏之心。正因為他對中華文化元素了然於胸，才可能將其轉化到具體的創作之中。厚積薄發，陳先生的成功離不開中華傳統文化這個“金礦”。我們年輕的設計師們要向陳先生學習的東西很多，但最重要還是根子上的東西，知道自己從哪裏來，明確自己要往哪裏去。

齊慧娟。畫家，齊白石最小的孫女。她是一位典型的集胡同文化與大家閨秀於一身的北京女孩。認識她是因一項公益活動。外交部在雲南金平和麻栗坡兩縣扶貧已有二十多年，有澳門熱心人士伸出援手，決定幫當地建一所中心小學。總共有五六人參與，每人出資數十萬元。此舉令我十分感動，遂決定請北京老友孫一鵬先生赴澳創作幾幅小畫作為酬謝。一鵬熱心，又叫上了慧娟。慧娟在公署埋頭畫了一整天，次日又應邀赴澳門婦聯總會繪畫班指導，受到明星般的禮遇。她現場示範的花卉作品至今一直掛在婦聯接待室。幾次打交道下來，我覺得此人格局較大，藝術追求頗有乃翁之風，將來終能成事。我想請她談談自己，但她堅持只談爺爺。也好，“孫女眼中的齊白石”，也是一個新角度吧。

章金萊（六小齡童）。影視演員，出身“猴王”世家。因出演電視連續劇《西遊記》中孫悟空一角而名噪全國，乃至蜚聲亞洲和世界。我同他認識就是在十幾年前一個招待印度外交部部長的晚宴上。他雖然名氣很大，但對人真誠熱情，渾身充滿正能量。《西遊記》的故事自問世以來在周邊國家就有影響，但真正做到廣為人知，上述電視劇功不可沒。不久前，我見到尼泊爾新任駐華大使，談及請一些中國名人赴尼參訪，幫尼宣傳旅遊資源。我問他有無具體人選，大使先生開口就說擬請“猴王”過去。章先生特別反感那些惡搞孫悟空的做法，我認為完全正確。我們有理由期待他同好萊塢的合作取得成功。中國文化同外界的交融尚處探索階段，“借船出海”值得肯定。從這一角度講，章先生是走在時代前列的人。文化藝術界需要多些這樣的先行者。

董圓圓。國家京劇院一級演員，是梅葆玖先生嫡傳弟子。形象好，功底深，藝術追求執著，性格率真，以弘揚國粹京劇為己任。這是董圓圓給我留下的印象。我在澳門看過由她主演的《韓玉娘》，多次在現場觀賞過她演繹的《梨花頌》，大氣唯美，傳統中帶著現代，現代中承襲著傳統。這或許就是這一代京劇人要走的路子。圓圓是個重感情的人。在談及外婆、楊秋玲、梅葆玖等親人和師長時，每每飽含熱淚，情深意長。藝術家靠表演藝術功底立身，但同其他行業一樣，立德永遠是第一位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傳承急需引路人。相信董圓圓們定能有所擔當，為國粹藝術的傳承發揚繼續做出貢獻。

鄭淵潔。早就知道有個“童話大王”叫鄭淵潔，但直到2016年一起到南美訪問，才有緣見到本尊。外訪是交友好機會。因為要倒時差，一般白天工作，晚上可以圍坐在大堂酒吧聊天。鄭先生

會講故事，段子層出不窮。可能是童話寫多了，講話總是繪聲繪色，情節每每引人入勝，效果總是笑聲一片。鄭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為一代代孩子們寫童話故事。如何做到？據我觀察，首先，他必須是一個有思想、有立場、有正確是非觀的人。他的書之所以暢銷，靠的不是炒作，而是內容。兒童喜歡，家長認可，兩者缺一不可。其次，他必須是一個有毅力的人。三十多年來，一人獨寫一本雜誌，每天逼著自己要寫出幾千字，談何容易。我問他如何做到，他笑著說“能做到”，並略談了幾條體會，不禁讓人肅然起敬。再次，他必須是個有趣的人。對各種新老事物抱有高度興趣，總想一探究竟。沒有童真，怎麼寫童話？最後，他必須是個善於打理的人。過去幾十年，社會上各類作家多數日子都不好過，出版物要維繫更是難上加難。鄭先生能在“中國作家富豪榜”中名列前茅，一定事出有因。東西好是一方面，善經營才能讓路走遠。中國的孩子們有福氣，在物欲橫流的今天，還有一個鄭淵潔，一位護衛兒童精神家園的使者，憑借自己的一支筆，給孩子們帶去那麼多歡樂、那麼多美好向往。

何水法。著名花鳥畫家。知道他的大名是因釣魚臺國賓館五號樓背景牆上他的一張巨幅牡丹圖。其氣勢、神韻、色彩和總體構圖把握，一眼便知是出於大家之手。2012年，我們在政協會議期間結識。水法先生個頭魁梧，性格豪爽，加上幾分杭州鄉音，很快便有一見如故之感。他是當今中國一位難得的、特立獨行的藝術家。他一直以他一己之力為弘揚民族傳統文化大聲疾呼並付諸行動。沒有前呼後擁，但卻默默地做了大量對外文化傳播工作。目前水法兄已年屆七旬，在藝術成就達到相應地位之後，現在重心似乎放在三件大事上：一是繼承發揚傳統優秀文化。他每

年在政協會議上都要提出不止一個提案，可操作性很強，往往受到各方重視。二是將一生所學傳授給下一代，為此辦了學堂，每年都領著孩子們去實地寫生等。三是對外交流。飽含深情地走出去、請進來。這是一件不易的事，有時甚至吃力不討好。但堅持耕耘是何水法一以貫之的態度，也是他藝術創作不斷提升的力量源泉。

吳悅石。知道吳悅石先生是一種機緣。有一次參加一個京城文化人聚會，碰巧中國美協秘書長、油畫家徐里和中國書法院院長管峻、榮寶齋副總經理範純綱先生都在場。說話間，他們三人都不約而同提到一位同門老師，即吳悅石先生。由此我便對吳老產生了強烈好奇。他該是何等人也，能帶出一批這樣的高徒？對吳老的採訪在他的書齋進行。從進門那一刻起，我們便被濃厚的文化氣息所包圍。牆上掛的多是他老師的字畫作品，體現了中國文化人典型的不忘師尊之情懷。幾盆蘭花點綴得恰到好處，也是主人家追求的品格象徵吧。清一色的中式家私，正如吳老常常身著唐裝一樣，當是文化自信的標誌。吳老因經常在不同場合授課和接受採訪，故對相關問題都有問必答，侃侃而談。我覺得他身上有幾樣東西很可貴：一是學養豐厚，書畫俱佳，精於鑒定。他讀過很多書，但不走引經據典的路線，而是融會貫通之後的自然闡述。信手拈來，恰到好處。二是閱人無數，榮辱不驚。從民國遺老到當下名士，看得多了，也就有了自己的評判標準，絕不人雲亦雲。有時寥寥數語，就能道盡其中況味，非常人能及。三是治學嚴謹。無論訪談時的措辭還是成文後的校對，我發現他都做到平穩但有內容，深刻但不露鋒芒。準確無誤，刪繁就簡，是一種洗盡鉛華之後的真知灼見吧。

丁毅。在一次朋友聚會上，丁毅自彈自唱了一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飽含深情。打聽之後，方知此人大有來頭。他是從西部基層一步步走出來的大歌唱家。從山村到蘭州，從蘭州到西安，從西安到北京，從北京到悉尼，再從悉尼返回北京。功成名就，但不忘初心。身處順境，仍毅然回國，報效祖國和父老鄉親。有兩件事讓我刮目相看。一是他堅持不定期去探望身在敬老院的沈師母。老人已九十多歲了，丁毅會給些必要的補助。他還想辦個沈湘學生音樂會，為老人做點實際工作。尊師重道是傳統美德，丁毅能有這份心，值得尊敬。二是我採訪他的那天，他晚到了十幾分鐘。連連道歉之餘，他向我說明緣由，今年春節，他將應悉尼華人社團邀請，在悉尼歌劇院安排一場迎春晚會。往返和出場費用是他自掏腰包，但組委會經費還有缺口，他遲到就是在操心此事。丁毅是西北漢子，純樸堅定，腳踏實地。大凡大藝術家都是如此，沒有無緣無故的成功。而成功之後仍能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在自己認定的藝術道路上砥礪前行，一定會越走越遠。

我要特別感謝上述各位撥冗接受我的採訪，使我和廣大讀者有機會分享他們的精彩人生。

胡正躍

2018年1月於北京